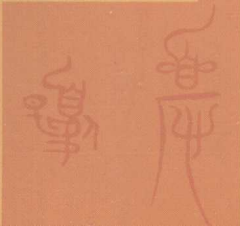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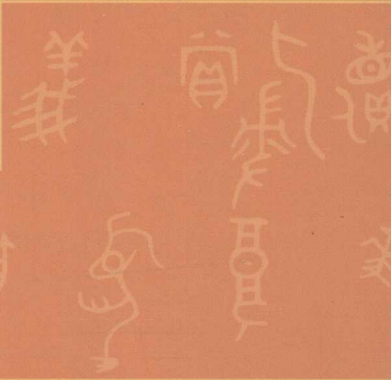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书法经典名家讲座丛书

碑学10讲

仲威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

中国书法名家讲座

碑学 10 讲

仲 威 著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碑学 10 讲 / 仲威著. — 上海: 上海书画出版社,
2005.6
(中国书法名家讲座)
ISBN 7-80672-696-9

I. 碑... II. 仲... III. 碑刻 - 书法 - 中国
IV. J292.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53542 号

责任编辑 朱天曙 胡传海
封面设计 王 峰
责任校对 郭晓霞
技术编辑 朱伟南

中国书法名家讲座 碑学 10 讲 仲威著

②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

邮编: 200050

网址: www.shshuhua.com

E-mail: shcph@online.sh.cn

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9 × 1194 1/32

印张: 4.5 印数: 1-5,000 字数: 100 千字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72-696-9/J · 620

定价: 22 元

目 录

第1讲	绪论·····	1
第2讲	摩崖与碣·····	13
第3讲	墓碑、功德碑、纪事碑·····	27
第4讲	墓志与塔铭·····	41
第5讲	文献碑·····	55
第6讲	造像题记·····	67
第7讲	刻经·····	81
第8讲	幢与阙·····	99
第9讲	碑学研究·····	113
第10讲	碑帖鉴定·····	127

第1讲 绪论

碑刻对于我们既熟悉又陌生。熟悉的是，它曾被作为字帖临摹过，亦曾作为名山大川、古老寺庙中的一个景点观光过。但碑这种石刻文字的起源、释名、分类、功用、沿革的情形如何呢？

“碑”是现代最常见的一种石刻形式，有人甚至用“碑”这一名称来泛指历代石刻文字的综合整体。“碑”与“帖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“碑”的原意是指没有文字的竖木，上面有“穿”（一个圆孔），主要用途是作为下葬引棺的辘轳架，起定滑轮作用。据《礼记·檀弓下》记载：“公室视丰碑，三家视桓楹。”郑注：“丰碑，斫大木为之，形如石碑。于槨前后四角树之。穿于中间为鹿卢（辘轳）。下棺以绋绕，天子六绋四碑，前后各重鹿卢（辘轳）也。”1986年陕西凤翔秦公大墓中，就曾在墓道中发现四座无字竖木的巨碑实物——当时引棺入墓的辘轳基座（高1.7~2米，直径0.4米的木柱）。这进一步证实古代的“碑”本是竖立在墓圻周边的大木，将绋（下棺的绳



图 1-1 中华第一碑

索)穿过木碑的圆孔,徐徐放下棺柩;若木碑上无孔,则将绌缠绕在木碑上,两碑间再施辘轳,同样起到下棺作用。为诸侯执绌者有五百人,皆牵绌而负引,以击鼓为号,逐节舒纵,将棺柩降入椁内,正如唐陆龟蒙在《野庙碑》中所记:“碑者,悲也。古者悬而窆用木。”

由于这种醒目的竖木还能起到标识墓葬方位的作用,“碑”又由下棺的木质辘轳架逐渐演变成石质的“墓表”,但仍是无文字的竖石。后来又发展到在无字的竖石上书刻死者姓名、籍贯等少量文字。直到汉代,臣子为追述君父的功美,才书刻大量褒彰业绩的铭文于墓表之上,从而产生了墓碑,并由墓碑繁衍派生出纪事碑、功德碑、刻经碑、祭祀碑等“碑家族”群体。

此外,在先秦时期还有两种器物亦被称为“碑”。其一就是古代测日影定时刻的仪器——日晷(多见于宫中),《仪礼·聘礼》记载:“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,上当碑南陈。”陈注:“宫必有碑,所以识日景,引阴阳也。”其二是用来拴牲口的柱子(多见于祠庙外),《礼记·祭义》记载:“君牵牲……既入庙门,丽于碑。”郑注:“丽,系也。”牵牲入庙,套绳系着于中庭之“碑”。将测日影的日晷和拴牲口的柱子命名为“碑”,可能就是缘于同是无字竖石或竖木。1996年在新郑市黄帝故里西侧600米处的韩国宗庙遗址,发现一块“无字碑”。整体呈圭形,像匕首一样尖尖的,下半部中间有一穿孔,质地是灰色砂岩,正反两面上部都磨得光光的。它全长3.25米,宽0.45米,厚0.25米。此

碑应是战国时期韩国太庙所立之碑，这比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汉代石碑还要早数百年，被誉为“中华第一碑”（图1-1）。

既然最初的碑都没有文字的，那么古人纪事书写于何处？从现今考古发现，古人早期纪事主要借助于各式器物，又因期望垂之久远，故多以坚硬的青铜吉金居多。石刻文字出现得很晚，最早的石刻文字并没有为了刻铭而对岩石进行形状加工，只是利用石块或石壁的天然形状，不作外形的加工，当然也没有固定的外部形制。因此，古人对先秦石刻亦不称“碑”，而称“刻石”或“立石”。这一称呼一直保持到西汉，如大家熟知的西汉著名刻石《群臣上酬刻石》、《鲁孝王刻石》（图1-2）、《莱子侯刻石》、《甘泉山刻石》、《居摄两坟坛刻石》、《襜盗刻石》等。

记事载体

从数量有限、价格昂贵的甲骨、青铜器，转移到取材方便、价格低廉的石头，“以石代金”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。加之刻石存天地间，其材巨形丰，性坚而稳，远非镂金

图1-2 西汉五凤二年（前56）《鲁孝王刻石》



甲骨所能匹敌。故秦朝以后，刻石蔚然成风，镂金渐次绝迹，刻石又依照铭刻的目的与用途的不同，逐渐分化产生出各种不同外形的石刻类型，其中就包括具有现代碑帖概念含义的“碑”，这一石刻形制在东汉得到了普遍接受并逐渐固定下来。从无文字、无固定形制的原始“竖石”，发展到东汉有一定形制、一定文体的铭刻碑版，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演化时期。

现今我们所说的“碑”，有狭义、广义两种含义。狭义的“碑”，是指众多石刻文字中的一种，其铭刻载体必须是经过精心加工磨制的、有一定尺寸规格和形制的长方形竖石。而广义的“碑”，则是泛指各种种类、形制的石刻文字，如刻石、碑、碣、摩崖、墓志、塔铭、石阙铭、造像题记、画像题字、刻经、界石、建筑构件题字等等，“碑”成为一种石刻集合名称。

现存西汉碑刻仅十余件，多数属“物勒工名”原始性质，且形制不一，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碑。但到了东汉初期，碑石文字却突然涌现（现存东汉碑石就有160块之多），且多为丧葬用石刻，其形制相当完善，相当统一，成为历代书碑遵循的范式。为何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碑刻文字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断层？为何东汉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碑刻发展史的第一个高峰？西汉石刻稀少的原因有两种可能，一是西汉大量采用木制墓表，而将追念亡者的颂德记功之文直接书于原本无字的引棺之碑上，木表易烂故传世极稀。一是王莽篡汉建新，恶称汉德，凡所在有石刻者，皆令仆而磨之，不容略留，故西汉石碑鲜有存在。此外，东汉碑刻流行的最主要原因是，厚葬之风盛行，标识墓葬、显示陵域习俗的确立与普及。

东汉是碑这种石刻样式正式定型的重要时期。碑一经定

型，便在宫廷、庙宇、通衢、陵墓、园林得以广泛应用，并成为最主要的石刻类型。

碑大致可分为碑首、碑身、碑座（或称碑趺）三部分。汉碑的碑首与碑身连为一体，底部插在碑座顶上的榫槽内，少数直接插入土中。汉碑的碑首分为圭首、圆首、平首（或称“齐首”、“方首”）三种样式。圭首碑就是上锐下方的尖头碑，因形状与“玉圭”相似而得名。“玉圭”在古代视为通灵的礼器，被列为五瑞之一，作为一种崇高的信物。周代筑坛祭祖时，就有将玉圭埋入坛下奉献给祖先的做法，墓碑、祭祀碑的碑首采用圭形是再恰当不过的。汉碑中圭首碑有：《郑固碑》、《鲁峻碑》、《鲜于璜碑》、《景君碑》、《白石神君碑》（图1-3）、《仓颉庙碑》等等。圆首碑即指碑首为半圆形，通碑上圆下方表现了古代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观。平首碑就是长方形石板，造型最为简朴，在汉碑中数量不多。

碑首正中部位称为“碑额”，额上多用篆书题写碑名，故又称为“额题”或“篆额”。额题文字书体除篆书外，尚有隶书、楷书、行书，草书极少见。碑身正面称为“碑阳”，背面称为“碑阴”，两侧称“碑侧”，一般将靠近碑阳碑文首行的一



图1-3 《白石神君碑》汉代典型圭首碑样式



图1-4 汉《赵荊残碑》碑“穿”四周刻有三圈弧形纹的“晕”。

侧称为“右侧”。碑阳刻碑文，一般先用散文记事，后接韵文赞颂。碑阴多刻门生故吏、撰书人、立石人姓名以及捐资数额等。碑文如果过长，一般依顺时针方向沿碑阳、碑侧（左）、碑阴、碑侧（右）环刻碑文。少数碑阴另

刻长篇大论者，称为“后碑”。

东汉以前书碑人多为书佐小吏，鸿儒大家较少涉足，故汉碑极少题署书碑人姓名，存世汉碑中留有书碑人名姓者，仅有五例：《武斑碑》之纪伯允、《华山碑》之郭香察、《衡方碑》之朱登、《西狭颂》之仇靖、《郾阁颂》之仇绋。隋代以前书碑、刻碑一直被视为匠人之事，不受重视。唐朝开始，由于朝廷重视书法和碑文化的繁荣，帝王、达官、名流纷纷参加碑撰书刻，撰写碑文成为一项极为庄重而高雅的事情，这样就促使碑版上题刻撰者、书者、刻工名姓成为普遍现象。

汉碑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碑额下往往多凿有一个圆孔，直径在10厘米以上，称为“穿”。圆首碑“穿”四周一般还刻有三圈弧形纹，称为“晕”，如《赵荊碑》（图1-4）、《营陵置社碑》、《孔宙碑》、《仙人唐公房碑》等。汉碑为何要有“穿”、有“晕”？一说是沿袭早期竖石葬俗，模仿下棺辘轳架上的圆孔

及下棺引绳摩擦痕。一说是汉人深受“天人相应、天人一体”思想的影响，碑之圆首就象征着天，而“穿”则意味着日月，“穿”上的“晕”纹则象征为日月光环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墓碑的“穿”与“神主”相通，“神主”就是古代放在宗庙中逝者之牌位，类似后世民间的灵位牌。“神主”一般木制，高一尺二寸，中间有孔，碑穿孔的位置高低、形状大小并不划一，但一般在碑额的额题之下，碑身的碑文之上，起到分界作用(图1-5)。亦有少数汉碑的“穿”在碑身正中，如《袁安碑》、《袁敞碑》等。此外，汉碑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特征，即额题一般因势而就，不必强求居中；碑文亦有偏于碑身右侧，不求满布的情况

(图1-6)，这些特点在后世碑刻中十分少见。魏晋以后，沿袭数百年的“穿”、“晕”古制逐渐废止，额题必居中，碑文必满布。

此后古人又将三圈“晕纹”变形

图1-5 汉《甘陵相口博残碑》，碑穿位置在碑文偏上处(局部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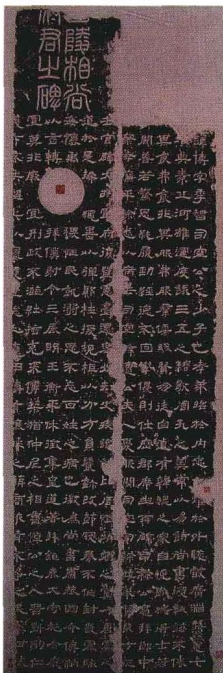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-6 汉熹平四年(175)《韩仁铭》，碑文偏于碑身右侧，不求满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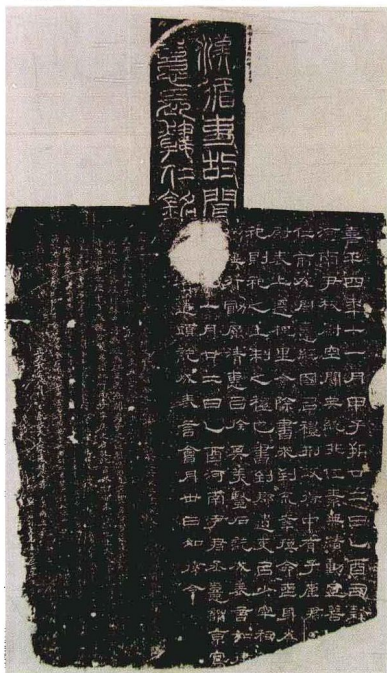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图 1-7 东汉建安十年（205）《樊敏碑》，碑额晕纹已经转变为龙身。



图 1-8 汉《鲜于璜碑》碑额正面刻有青龙、白虎，背面刻有朱雀。

发展为蟠、螭（一种无角的黄色龙）等图案，即在晕纹的两端雕刻出下垂的龙头，而晕纹本身转变成龙身，如建安十年（205）《樊敏碑》（图 1-7）。汉碑碑额的纹饰得到较大的扩展，出现了四灵（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）、仙人、祥瑞、神兽、珍禽等。如汉《鲜于璜碑》（图 1-8），碑额正面刻有青龙、白虎，背面刻有朱雀，碑座代替玄武，这样四灵齐全。南北朝时期碑额四灵中的青龙图案相继变化，由蟠龙纹、交龙纹所替代。龙纹的出现，不再仅仅是葬俗的内容，更成为皇权与地位的象征。唐代以前的螭首碑，一般雕刻二或四条螭龙，龙形瘦小简洁。到了唐代，正规的大碑碑首均有六条浮雕蟠螭，龙躯浑圆粗壮，腿爪强健有力（图 1-9），两爪在碑额正上方托起一枚宝珠，宝珠四周刻火焰纹，或者宝珠下刻一束腰莲座。此枚宝珠称为“摩尼如意宝珠”，是佛教法事中的法物，佛经上说它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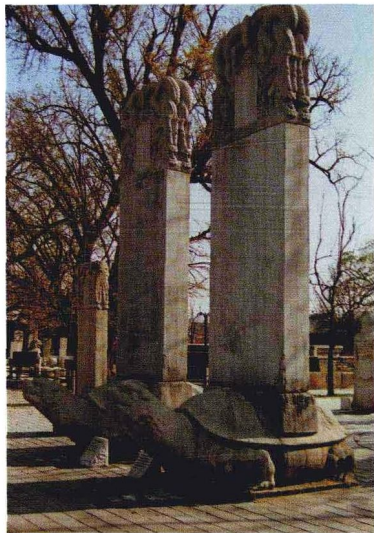
由佛陀的碎身舍利变化而来，能为人间施福，法力无边。而且如意宝珠深藏大海，由龙王保护。

汉代碑座多为方趺，不加雕饰，有的甚至没有碑座，直接插在土里。汉光和六年（183）《白石神君碑》和《王舍人碑》碑座首先出现了巨龟形雕刻，被后人称为“龟趺”。龟趺可能由玄武演变而来，俗传此龟形物为龙生九子之一，形似龟，好负重，名曰“赑屃”，亦名“霸下”。唐代以后，这种昂首凸目的龟趺成为最普遍的碑座形式，人们认为它力气大，寿命长，希望它能永远驮着碑石，流芳千古（图1-10）。此外，龟趺还能防止石碑沉降。唐碑碑座除了龟趺，还有须弥座和方座，一般为与佛教有关的碑刻采用。如柳公权书《大达法师玄秘塔碑》就是采用须弥座，褚遂良（传）《同州三藏圣教序》则采用方座趺。

图1-9 《颜家庙碑》为唐代螭螭碑首的典型。



图1-10 明景泰四年（1453）《隆福寺创建碑》，为典型螭首龟趺碑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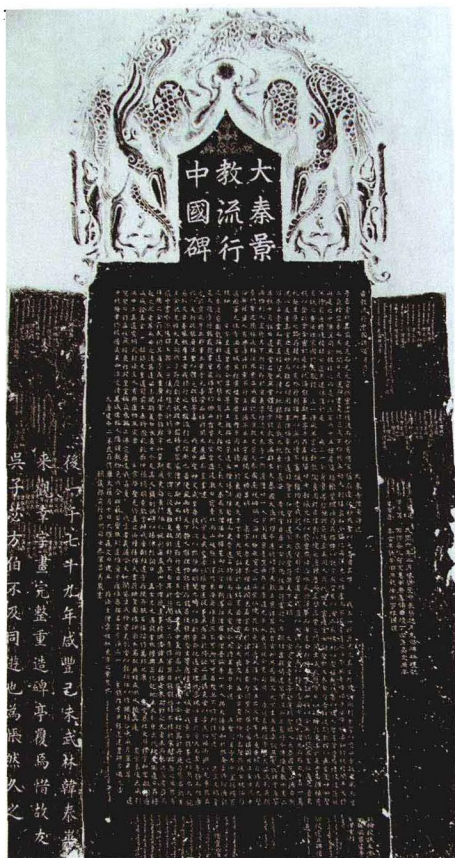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-11 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，碑首范式同时具有汉碑的圆首、圭首两种含义。

唐碑形趋于巨大，动辄四五米高，碑额与碑身只能分离为二，各自单独加工雕刻，碑额较碑身略大，还能起到防雨作用。至此正式确立螭首、碑身、龟趺三部分的碑式典范，为历代遵循。而且唐碑碑首范式还同时具有汉碑的圆首、圭首两种含义，圆首即指蟠螭浮雕，在碑首外围；圭首即指尖头状的题额部分，缩小到碑首中央。（图 1-11）

至此，碑已经成为集绘画、雕刻、书法、文学等艺术形式于一身的

精美艺术品。（图 1-12）碑除了普遍用作标识冢墓、铭功颂德、纪事外，还被用来刻写经文、药方、书目、谱牒、地图、天文图等文献。碑的文物、史料价值逐渐得到后人重视，北宋元祐年间出现了西安碑林等专门收藏保护历代碑刻的机构，继而出现了以金石碑版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。

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，“碑”与“帖”究竟有何区别呢？有人称碑为竖石，帖为横石；碑多石刻，帖多木刻等等，就连

一些碑帖玩家亦无法说清。其实碑与帖的主要区别在于：

(1) 功用不同。碑多实用为主，以纪事（纪事、祭祀、颂德等）为主要目的，希望通过碑刻将所述事迹流传后世；帖以艺用为主，主要提供临摹书法的范本，目的是通过刻帖将书迹传播后世。

(2) 内容不同。帖多简札、诗文手稿，内容庞杂，形式多样；碑则有相对固定文体形式，如铭、志、牒、传、记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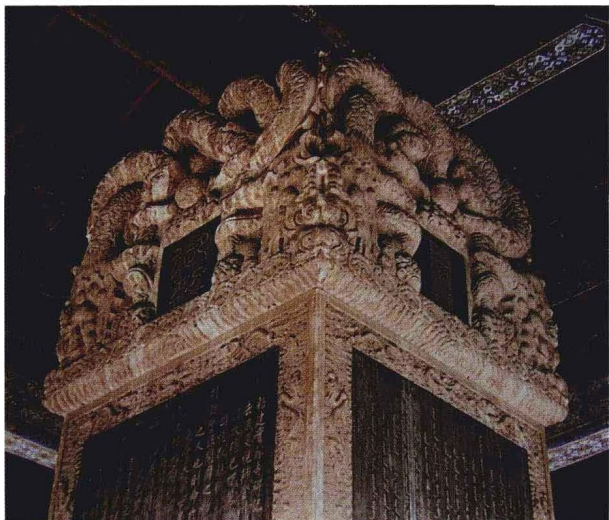
(3) 书体不同。刻帖主要为了迎合公众提高实用书写水平的心理，兼之行草、小楷又为日常所必需，所以历代刻帖书体多为行草、小楷。碑刻文字则多选择庄重的篆、隶、楷为主（行草较少见）。

(4) 形制不同。碑多高大竖石，有碑额、碑趺（或称碑座），多正反两面书刻，甚至四面刻或环刻。帖多横石（约一尺高，二三尺宽），由于帖石一般镶于庭院、厅堂壁间来展示，所以多单面刻。套

帖、丛帖因所刻帖石众多，一块接一块，一般在每块帖石的起首处多刻有卷号、版号，以防编次发生错乱。

(5) 上石方法不同。碑

图 1-12 乾隆御制《敕建实胜寺碑》，碑首雕刻精美华丽。（现存北京实胜寺碑亭）



多书丹上石，即书家用朱笔直接书写于碑石上。帖则需摹勒上石，先将油素纸覆名家墨迹上，用墨笔勾摹文字轮廓，再在此油素纸背面用朱墨勾摹，两次勾摹（单勾）文字轮廓的工序称为“双勾”，最后再将双勾后的油素纸覆在涂过浓墨的青石上，或用卵石研磨或木槌隔毡敲打，以期将油素纸背面的朱墨轮廓线压粘至帖石上。如此复杂的上石过程，只为刻帖的文字书法尽量忠于原作。

（6）刻法不同。帖多忠实于原迹，以书迹传真为主。碑在这方面顾及较少，尤其是六朝石刻与原迹出入较大，如近年出土的《高昌砖志》，一半已刻好，一半尚是朱笔未刻，两者迥异。帖多按书写笔迹先后刊刻，力求还原书迹本来面目。刻碑一般多采用流水作业，先统一刻竖画，将全碑竖画刻完，然后统一刻横画等，依次进行。

（7）捶拓不同。刻帖的拓法必须捶击数次，令纸与石紧密相合，宣纸要求薄细，用精墨几番拓刷，或蝉翼拓，或乌金拓，务必使拓色均一，墨彩生动，文字委婉，波折纤微不渗。拓碑一般多用高丽纸或皮纸，以其纤维长、韧性强、用墨要求不严，甚至采用煤和胶、烟灰和胶、墨蜡等。拓碑多在野外，受气候条件限制较大，一般多选春秋无风无雨季节进行；拓帖多在室内，四季皆可。此外，拓巨碑、摩崖还要搭架悬绳，自上而下分数纸接连捶拓。若拓浅浮雕图案碑刻还要有意拓破宣纸，令图案更具立体效果。

第2讲 摩崖与碣

有固定形制的石刻样式——“碑”，一直到西汉中期才产生，先秦时期还没有固定形制的石刻，后世统一称之为“刻石”。后人又将“刻石”中单独耸立的大型石块铭文称为“碣”，天然的山崖铭刻称为“摩崖”。“摩崖”与“碣”是碑的两大重要分支，它们出现在无字、无一定形制的原始碑，向完整意义的“碑”进化的一个过渡阶段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
摩崖

在山崖较为平整的石壁上凿刻文字，称为“摩崖”，这也是最古老的铭刻方法之一。早在新石器时代，先民就已经开始利用崖岩来绘刻人物鸟兽图形或符号，当文字产生后，石刻文字又首先出现在崖岩上。摩崖与山体混为一体，巍然巨制，非其他刻石所能企及，它的制作方法与史前岩画十分接近。“摩”即摩擦、抚摩的意思，可见“摩崖”也不一定完全利用自然的平整石壁，还要在石面上略加修整、凿平。